



散文·美景履痕

散文·人生百味

等待一场雪

□张富存

自从冬站在了门外，我就在等一场雪。

等一场莹莹的雪，一场纷纷扬扬、铺天盖地、荡彻肺腑的雪，一场能安放我心灵港湾的雪。

午后去野外散步，天空灰蒙蒙的，耷拉着脸，像是在等待什么；小溪也失去了往日的笑靥，沉默着忧郁的眼睛；鸟儿也披着清冷的外衣，站在枝头黯然神伤；出苗不久的冬麦，正颤抖着瘦弱的身子，在寒风中翘盼远方。

大地，在等待一场雪。

那株一向持重的蜡梅，一听说冬的到来，也似耐不住了性子，一粒、两粒、三粒……一簇簇米粒大的花蕾，簇拥着，早早地趴在枝头等候多时了。只

随笔·轻风物语

且向岁月诉安好

□李团结

时间在滴滴答答声中，悠然走到了一年的尾端，再过十几天，便是新的一年。每当这个时候，人们总会怀念过往，期盼新的一年会更好。

看着宁静的夜，只有路灯发出明亮的光。我抖抖衣角，快步走出办公楼，一会儿便到了家。妻子和儿子早已睡下，我轻轻地洗漱、宽衣，慢慢地躺下，身体疲惫，却无法入睡。

如水的月光从窗边倾泻下来，洒在床角。月光不够明亮，却足够温暖。2019年，我没有太多独特的记忆，繁杂的工作、琐碎的生活、焦虑的心境……一切仿佛没有变化，一切又在不断变化。

如果是以前，加班回来，我会喋喋不休地诉说自己一天的经历。如果是以前，晚归回来，我会看电视玩手机。如今，一切变得安静起来，自己没有成长，而是有了宝贝以后，有了更多的责任和自律。

看着宝贝粉嘟嘟的小脸，轻轻拍拍小屁股，他转动一下身体，发出哼哼的声响，好像是在和我打招呼，又仿佛对我的捉弄表示不满……此次，觉得岁月如此美好，就像宁静的湖水，没有一丝涟漪，只有静静的美。

一个周末的清晨，宝贝比我们早些醒来，翻翻身趴在床上，咿咿呀呀地说个不停，口水喷到我的脸上。我慌忙抱起宝贝，将他高高举起，他很开心，房间里顿时充满了笑声，妻子看到这一情景，发自内心的愉悦，便说句“挺美的”。

诗书藏在心，岁月何曾败。我和妻子都喜欢文学，经常研读古典诗词，在读书的静好岁月里，一切将变得更加美好温润，看世界的眼光也大有不同。

看着皎洁的月，再次想起那首《静夜思》。往事悠悠，岁月如流，人生何处寄乡愁。带着思念，带着乡愁，在这思念的情愫里，我想起王昌龄的一首《芙蓉楼送辛渐》里的名句：“洛阳亲友如相问，一片冰心在玉壶。”

今天，我想对远在家乡的父母，想对家乡的亲朋好友，想对即将到来的新的一年说声，一切安好。

是，雪还没有来，虽经几场秋霜的浸染，却始终没能睹见蜡梅的一袭红裙。没有雪光顾的日子，梅就会暗淡，就会找不到来路，我的心就会空落。

梅，在等待着一场雪。

还有我的村庄，也在等待一场雪。没有雪的村庄，枯树颓枝，蓬头垢面，其情可哀，其景可怜；就连天空飘浮的炊烟，老态龙钟似的，一步一颤的，没有生气，也似写满了愁怨。从村庄出来，有一条弯弯的小路，揣着心事，连着外面的世界。自打儿子外出务工走后，老翁牵着孙子，每天徘徊在村口，张望着路的尽头，等来的，却是锥心而过的风 and 那三言两语的表白……老妪蹒跚着脚步，也把期盼印在村口，印在村口那棵瘦影斜斜的蜡梅树上；只可惜，雪没有来，梅还没有开，还没有远方的

随笔·乡村风物

童年旧事

□安小悠

老家的窗户

20世纪80年代末的农村，建筑以青灰瓦房为主，我家却盖了平房。房顶是槽板，有凸出的条楞，观感犹如琴键。平房共三间，东西为卧室，中间是客厅。卧室窗户很大，犹如现在的落地窗，窗外四季都有很美的景致。为此，我一直觉得祖父和父亲很有远见和诗意。后来才知道，他们之所以把窗户建那么大，竟是为了节省砖和钢筋。

窗格木制，刷了朱红油漆，共十六方格，最上方是四块方形玻璃。玻璃很厚，上有凹凸花纹，不透明。我的书桌靠窗摆放，有阳光的日子打开窗，阳光直射进来，从书桌流淌到地面呈一条光之河，光河上悬浮着星芒般细小的微尘。到了晚上，月亮升起，那光河幻化成柔软的绸带，月光就变成了白日阳光的娓娓叙述。

童年生活贫苦，大窗户让苦日子变成诗一般的好日子。春夏的风轻柔柔地吹着，阳光暖洋洋地照着，墙根处的丝瓜、倭瓜、苦瓜攀着墙往上爬，路过窗台，总要把它们的触角伸进房间，满怀好奇要一窥究竟似的。开花时节蜜蜂闹着，蝴蝶翩跹，晚风送来阵阵芳香，一派诗意的秘境。秋冬风大，风把桌上的书“呼啦啦”掀开，走马观花地看几页，看又看不懂，就悻悻然把书合上……下了雪，只得把窗户关上，窗上的缝隙是时光的裂痕，雪花飘进来，在脸上铺一小片温润之后，化成年或喜或悲，或悔或慰的泪水。

那时流行小窗，窗上加数道钢筋，我家的窗户却是敞开的。小时候把钥匙忘在屋里，放学后父母不在家，我和弟弟便推窗钻进屋里。因为插销处刚好有块玻璃缺了一角，我们的小指头可伸进去打开窗户。有时，全然是孩童的顽皮，放着大门不走，偏要从大窗户钻进钻出……别人家就绝不会有这样的趣事，他们的窗户连猫都休想挤得过去……

被吵醒的梦

平房西边的房间呈长方形，我住

一半，粮食住一半，中间以一道布帘相隔。

每年新收的粮食一部分屯入粮仓，一部分装在麻包或蛇皮袋里，靠墙整齐地码叠堆放。为防潮，下面铺上一层塑料薄膜。新粮的气味让人心安，淡淡的甜中弥散着旷野的芬芳。我呼吸着芬芳的新粮气味入梦，梦中是一片辽阔的金色的麦田，我是一只

在麦田上空飞翔的布谷鸟。

新粮的芳香也诱惑着老鼠。躺在床上，这半是夜色的恬静，那半却不时震颤着老鼠啃噬东西的声响。我有时大喝一声，或翻身把木床弄得“吱扭”响。偷粮正欢的老鼠就立即停下，房间复归短暂的宁静。我都能想象它们凝固的姿态：迅速俯趴，耳朵竖起，眼睛溜圆一动不动，嘴巴僵着，微张，露出未嚼透的粮食。或身子竖直，神情机警，四肢做好随时冲刺逃跑的准备。如果我会作画，真愿把老鼠这憨态可掬的模样画下来。

老鼠怕猫不怕我，有猫在，整晚都很安静，它们宁愿饿着，也绝不冒险，但我不大喜猫，它的呼噜声同样会破坏夜色的宁静，会破坏我的梦。但有时又不得不让猫睡在我的床尾。老鼠逃跑的速度让人瞠目结舌，堪称一道灰色闪电，那极速腾起的灰尘还未消散，身子早逃之夭夭。猫追老鼠，捉到了，并不在大庭广众之下炫耀战果，而是叼着去角落享受美味。

母亲对老鼠深恶痛绝，试过很多办法灭鼠：养猫、放捕鼠夹、拌药，有时封闭门窗自己捉，但老鼠狡猾，除之不尽。老鼠偷粮可恶，但最让母亲气恼的不是粮食，而是那些被啃坏的蛇皮袋和麻包。每到丰收或秋收时分，她光补这些袋子就要花上两天时间。

在童年，我和粮食住在一起，与老鼠为邻。那些被吵醒的梦，被偷吃掉的粮食，咬坏的袋子，我从未一

一数清，也数不清。时光在指尖流转，叹一息芳华，刹那，惆怅的是无眠的心房，刺痛的是幽幽的旧时光。

□韩国强

阴沉沉的天气总是给人带来疲惫和失落之感，于是，约友人去海边度假。凝望浩瀚无垠的大海，敞开心扉，思绪万千。

山东威海文登南海湾，海水那么蓝，使人感到翡翠的颜色太浅，蓝宝石的颜色又太深，纵是名师高手，也难以描摹。

大海上空的天湛蓝湛蓝的，连一丝白云都没有。眺望海天相接，分不清哪儿是海水，哪儿是天空。远处，三三两两的帆船缓缓地驶过；右边，一艘接一艘的机动游艇满载着游客在海面穿梭，有人发出快乐的惊呼，我却什么都没有。

好友要给我拍照留念，却始终不按快门，他说等一个巨浪作背景时抢拍。

耐心等待中我发现，海浪拍击岩石的节奏，并不是简单地重复。它时而强时而弱，时而急时而慢，层见叠出，变幻无穷。它有时像一个温婉少女，袅袅婷婷飘摇而来，轻轻亲吻一下岩石，又羞答答地退回大海；有时又像一个淘气的娃娃，嬉皮笑脸，蹦蹦跳跳，溅你一身浪花。有时则像一头饿狮下山，张牙舞爪地扑过来，好像要把人吞噬似的。

倾听大海不同的声音，比起海浪撞击岩石，我更爱海浪冲刷沙滩的声音。它节奏鲜明，富于韵味，它“嘭”的一声冲上沙滩，又“哗”的一声返回大海。当时，你细细听去，还有一种微妙的余音，犹如窃窃私语，那是归去的浪，带着沙粒前行。当然，大海不是总那么温顺，它也有咆哮的时候。那时，蔚蓝的大海消失了，暴风雨激怒了它，像一个失去理智的巨人，向着阴沉沉的天，狂跳着、挥舞着拳头，发出惊天动地的怒吼。

此时，面对狂飙的大海，我没有恐惧，只有惊讶，于是，独自一人站在海岸上，衣服淋得透湿，摇摇晃晃，也许心情阴郁，我浑然不觉大海的愤怒。若不是友人提醒危险，我竟然斗胆伫立与大海对视，不知会不会被海浪卷走？忘了海水不可斗量，小觑了大自然的威猛。

大海退潮的时候，散布在广漠沙滩上的人群，犹如夜空的繁星，与辽阔的沙滩对峙的是汹涌澎湃的海浪，它们喷着泡沫，绽开一朵朵银花，此起彼伏，永远不知疲惫。嗅着海浪的味道，听着海浪均匀的呼吸，我觉得自己的脉搏和大海的脉搏一起跳动。

生命的历程和这海浪多么相似！海浪有时卷起千堆雪，惊涛拍岸；有时从空中无情地跌落，浪花被摔得粉身碎骨。尽管如此，大海还是以宽阔的胸怀来包容一切，接受一切。

人生不是如此吗？跌宕起伏，潮起又潮落，梦想与现实同在，欢乐和悲伤伴随。人生也要接受不完美，对一切兼容并蓄。想到这些，我轻声地对着大海说：“这一次我不虚此行！你教会我很多。”

